

夜谭随录

【清】
和邦额
著

卷 六

棘闱志异八则

果报之异,在在有之,而见于棘闱者尤者。或云,举子入场之前一夕,职事官公服致诚以召鬼神。请神以红旗,招家亲以蓝旗,引恩怨鬼以黑旗。召讫,插三色旗于明远楼四角,吏且招且呼曰:“有冤者报冤,有仇者报仇。”云云。故场中怪异叠见,愈出愈奇。予之亲戚往往有监试者,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质之,亦云不妄。因举所闻之尤异者,记八则:

陈扶青夫子言:雍正间,江南乡试有常熟某生,年四十余,第三场入宿字号。前二场颇得意,兴致甚高。中秋夜与相识玩月,分韵作诗,有“皓月今宵满,红颜往日残”之句。众索其解,生凄然对曰:“诸君皆同类,无妨实吐也。忆昔游吴门时,馆于某搢绅家。子弟四人,悉主人子侄。有柳生者,其内侄也。丰姿如玉。予挑之数四,佯若不知。适值令节,诸生皆给假展墓,唯与柳生相对。予复作诗以挑之曰:‘绣被凭谁覆?相逢自有因。亭亭临玉树,可许风栖身?’柳得诗,面色发赭,团而嚼之。予以为可动矣。会友人见饷,予蓄有媚药,入酒中饮之,易醉而狂。强柳生尽一巨觥,遂得一遂所试。

次日酒醒,知已被污,竟投缳内寝。举家不知其故。予虽知之而不敢泄,饮泣而已。主人拘讼半年始解。今夜月色,不减当年。而未免有情,谁能遣此,故感慨系之耳。”言讫,泪涔涔下。闻者无不毛戴,陆续散去。五更后,忽闻人声鼎沸,往来不停履,相告曰:“有人缢死屎号中矣。”诘旦验之,则常熟生也。

兰岩曰:酒为色媒,谓醉后每动淫心也。乃柳生以少年丰标,忽遭此无行之人,诗以戏之,酒以诱之,而卒为所污辱。斯又酒能诲淫,而非假酒淫人也。虽然柳当阅诗后,纵不严以绝之,亦当托故以避之,不能见机而作,复与饮酒忘醉,亦不得谓无罪矣。羞而自缢,嗟何及哉?天下之甘言卑礼,无因至前者,皆祸机之所伏也。慎勿不加察,而徒自诿予智哉!

先生又言:乾隆某年,结伴入南闾。同舍俞生,江阴诸生也。甫毕头场,即治任。众怪而问之,言语支吾,而颜色凄楚。愈力诘之,不得已,始明告曰:“言之丑矣。先君子宦游半世,及解组归,遂病怔忡,数年不愈。捐馆时,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,泣囑曰:‘吾平生无味心事,唯任某县令时,曾受贿二千金,冤杀二囚,为大罪恶,阴报当斩嗣。以祖上有拯溺功,仅留一子单传,五世不得温饱。吾今人非高于泰山,鬼责深于沧海,地狱之设,幸脱无由。子孙或不知命,妄想功名,适益吾罪,非孝道也。汝弟兄其各勉为善事,自图结果。’言讫而瞑。后兄弟相继死,唯我仅存。乡试二次,悉被墨沈污卷。昨在棘中,文思颇涌,三更即脱稿。倏一人披帷而入,立灯前,惊视之,乃先君也。颜色愁苦,怒责予曰:‘奈何忘我遗嘱,屡为非分?致我奔走道途,辛苦备尝。若再不悛,祸不旋踵矣!’随以手械一击,烛灭砚翻,旋失所在。予惊走而恸,比栉胥来致询,见予油

墨满卷,各嗟叹而散。予今年二十有五,三登蓝榜,不足为恨。所痛先人负谴,拘系九幽。行当削发入山,披缁出世,学目连大士救拔亡灵。忏悔之情,幸诸君垂鉴焉。”

众闻之,靡不咋舌神惊,善念为之一炽。先生退而作《归山》诗以送之。

兰岩曰: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,圣人言之谆切矣。嗟乎!升堂鼓响,阶下者如对阎罗;覆盆冤成,受刑者恍遭地狱。奈何以嗷嗷赤子,方延颈于父母之堂;而簇簇黄金,已私受于夤缘之吏?遂使沉冤莫雪于生前,宿孽旋生于死后。三战三黜,子孙五世贫寒,一代一丁,兄弟崇朝殒谢。可不慎欤!可不戒欤!

某科会试,一江南举人入头场,文战至二更,往末号解手,三更不返。相识数数来觅,不见,共异之。提灯往覘,见一人横卧溷尿中,验之,举人也。呼之不应,大惊。急救之,良久始苏。自述:在此方欲解手,见一物大如牛,白如雪,倚墙根蠕动,霍霍有声。心殊恐怖,大声叱之。物忽起立,乃是一白人,面作青白色,两眼大如鸡子,碧而有光。不觉身如梦魇,呼叫不能出声,亦不自知僵仆之由也。”

众皆悚然,扶之归号。次日,曳白而出。

兰岩曰:神魂迷罔,乃见此异得以夺其魄。曳白而出,亦云幸矣。

李伯瑟言:其表弟康生,夙以才貌擅名。年甫二十有二,即设帐于巨绅单氏家。单三世为官,富甲一郡,僮仆婢媼,数十百人。而单赋性残酷,家法极严,家人小有过犯,鞭仆立下。甚有炮烙等刑,往往毕命,恬不为怪。康工谀善媚,入馆后宾主颇相得。第少年喜事,每捕风捉影,见事生风。生徒五人:

缘

曰修、曰保、曰杰、曰偲，皆单之子侄；曰文炳，单之弱弟而异母者也。文炳年十七，聪颖异常，所为诗文，康多不能易。阳推许，而阴忌之。惟保与康最契。故主人家事，若大若小，主人眷属，若男若女，无不悉知。有一事，保必侦以告康；见一人，康必指以问保。谊虽师弟，实类友朋也。

会东家宴内亲，日暮散去。内眷送客回，笑语过书院门。康于门隙窥一婢，翠衣素裙，冶容媚态，风臻嫣然，颇觉心神把捉不定。正凝想间，适馆僮秉烛来，陈酒核。康曰：“诸郎在内作底事？”僮曰：“有内客留宿，诸郎正忙。少停，二郎即出陪先生饮酒矣。”康颌之。俄而保至，师弟欢然对酌。因以所见翠衣婢质之，保曰：“先生所咨，得非白晰如雪，眸黑齿皓，多发如云，黝髭可鉴者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。丫头极慧黠，善针黹，一家皆偏爱之。年十九矣，犹未有婿也。”康擎杯戏问曰：“如此珍美，日日在前，汝弟兄亦各尝其滋味否？”保微笑曰：“畴不垂涎？第恨其有却要之狡狴，往往交臂失之。独文炳夙与之交好而已。”康欣然曰：“荷荷！文炳自负高明，乃致汗人清白，岂非得已而不已耶？吾想小蕙端重，恐文炳未必能玷。汝所言亦想当然耳。”保曰：“不然，二人形迹，生及偲皆目击之矣。”康前席曰：“目击何如？”保曰：“偲潜窥于湍室中，生猝遇于花园门之内也。”康大笑而罢。

一日，杰质蛮、触故事于康，康不能详。文炳从旁述之，康大惭，转戒之曰：“学者当以《十三经》为根本，《廿一史》为学问，荒唐子书，知之何异秽墟！”文炳曰：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。宰相须用读书人，以其能取多而用宏也。”康曰：“读书变化气质，汝气质如此，何敢称儒。吾虽少长于汝，然而师傅也。汝弟子也，以弟子而上凌师傅，读书何为？且汝自矜儒术者，而

淫人婢女，乱人闺壑者乎？”文炳失色，不复敢言。修弟兄亦再三解纷。康始怒息。然终不与文炳接谈。

单知之，笞文炳十数。且置酒谢康曰：“丈夫泄愤杯酒间，况师弟乎？弱弟无知，不足与校也。”康唯唯。于是卜夜痛饮。单微醉兴高，自述平生得意，语刺刺不休。康乘间谏之曰：“老先生文章政事，皆堪不朽，惟家法稍弛，外人耳而目之，殊可惜耳。”单赧然曰：“老夫家政，自谓不愧石柳。先生今出此言，得毋有所见闻乎？”康曰：“承相爱，故知无不言。但事涉隐私，不便洩陈也。”单大疑，屏去左右，密诘之。康乃举文炳私小蕙事，附会以告。且曰：“令公郎所亲见者。老先生为乡里仪型，奈何因小儿女一夕之欢，致失乡望，微瑕之玷？”单固以家法自诩，一旦被人面摘其疵，怒发如雷。掷杯而入，大声索小蕙，挞而鞠之。小蕙不胜箠楚，一一吐实。单怒极，令褫其衣，绑庭柱上，以巨砧杵塞阴中，呼文炳至前合观之。文炳掩面伏地，哭不能起。单叱而鞭之，声色极厉。夫人再四求宽，怒终不息。锁文炳厕中，方归寝所。夫人潜释小蕙，抬之入室。一息奄奄，血濡床席，家人无不泣而怜之。守至夜半，忽覆然而起，大声曰：“奴死必为厉鬼，以报竖儒矣！”言讫，长号数声而绝，上下靡不悲悼。

康闻之，颇不自安，托故解馆归。每念及小蕙之事，辄浹背汗下，适槐黄近，挑灯夜读。其母李氏，即伯瑟姑母也，亲调鱼羹，送入书室。于窗下见一女子，裸形浴血而立。惊号仆地，旋失女子所在。康即出，救母归寝。问何故惊倒。母告以所见，康大惊失色。母曰：“此宅固凶，不可复居。且乡试在即，不如入省会，暂居舅家。倘博一第，另境居宅可也。”康以为然，亟买舟以往，寄居伯瑟家。

时伯瑟亦以乡试故,就贡院侧僧舍肄业。康至,乃同下帷。一日闲话间,伯瑟忽问:“贵邑有单文炳者,与相识否?”康曰:“弟之门人也,兄胡为问及之?”伯瑟曰:“久慕其才名,昨又从一友人处,得其《惨魂》篇,抉玄珠于屈宋矣。味其辞,隐恨殊深。不意其为弟之高徒也。”因出一纸示康,其辞曰:

夜迢修而转侧兮,心似焚以怵怵。惨幽兰之早折兮,悼芳蕙之先薶。何恶莠之滋蔓兮,其贼苗之稂莠。欲剪拔以粪除兮,皂刺足而棘刺手。告田父以假其锄耜兮,络冒头而钳制口。冀美人于一晤兮,倏神结而为梦。出闾閤以遐瞩兮,见蓬颗之蔽冢。声嚶嚶以启悲兮,先秋风而听之。魂冉冉其欲离乎窀穸兮,犹逡巡以鼠思。羌僵偈而夷犹兮,非畴昔之姣态。频拭目以端睨兮,徒神奔而鬼怪。诘绮罗之化蝶兮,体袒裼而裸裎。哀冰玉之销铄兮,抢芻豢以纵横。妾薄命以貽戚兮,职王孙之故也。君独生以曷欢兮,宁不怀兹楚也!诔曰:已矣,魂其归来兮,毋踟躅以流连。吾将与子同穴兮,心则石而力则绵。

康览之次曰:“文炳,文炳!汝其赋《角弓》;小蕙,小蕙!汝其怨《终风》乎?予不任咎也。”伯瑟曰:“敢问何谓也?”康备陈其故,且曰:“弟闻释氏有忏悔之说,场后浼兄为我设一坛斋醮可乎?”伯瑟悚然汗下,痴坐良久,始叹曰:“弟不自尤,尚诿咎他人,岂竟欲铁铸大错耶?”于是不欢而散。

无何入棘,弟兄适同一号,是夜场内咸闻女子哭声,深以为怪。惟康颜色沮丧,不饮不食。次夕三更,伯瑟文初就,方假寐,忽闻帘外人声往来,皆云大怪事。伯瑟即启帷出视,见康号前人如堵墙,心知有异。挤身而入,见康裸坐房檐下,膛目直视,大叫曰:“单廷献时辰未到,姑纵之!今且犁此贼之

愿

舌再去质证。”言讫,引手自扼其舌,极力拔之,出口四五寸,血流吻外。伯瑟骇甚,力救之。手爪透入舌根,牢不可脱。比官来相验,已连根拔出,昏倒地上,斯须而毙。伯瑟不忍暴其恶,次日出场,领尸而归。

是科伯瑟高捷,公车入都。与予交最善,每闻其说如此。文炳赋《惨魂》篇后,半年亦死。其将与蕙结未了缘歟?又闻有传其事于单者,单晒而詈之,暴戾如故,迄今无恙。

兰岩曰:致二人死于非命,罪何能追哉?康以小怨辄生嫉妒,拔舌而毙,报亦惨矣!至于挟能招忌,文炳亦难免咎。独惜小蕙,名辱身死,为不幸耳。

严十三言:其秋试时,同闱一举子,系下江人。夜间偶出登厕,既归号,见所坐矮屋中,烛光映帘,帘上有人影黯然。必殊胆怯,徘徊不敢入。问老军:“何人坐我号中?”老军曰:“乌知其为谁?想亦君之相识也。”举子曰:“汝为我密覘之,看是何形状,亟来告我。”老军潜从帘隙窥之,良久却报曰:“其人背灯危坐,年可四十许,瘦黄面,短黑髯,无甚异人处。惟鬓旁毡帽下,斜插一红漆竹箸,为不可解耳。”举子闻之,骤惊,狂叫“有鬼”而走。老军追问之,但蹲身栅边,摆手摇头,不敢复返。老军白诸职事,问之,亦陨涕不言。重至其号视之,已失鬼之所在。恐生他变,令人守之,次日送出。终莫测红箸之由。

兰岩曰:隐微事,夫谁知其怨所结者乎?鬼既能寻至闱中,而但示其形,使其惊狂奔避,抑又何故?噫,异矣!乾隆丙子科顺天乡试,有大书于卷面者:曰“黄四姑娘开拆,见蓝榜。”

监生润玉,弱冠有文誉,丰资韶秀,如玉山照人。同以翰苑期之,玉亦自命不凡。视赋《鹿鸣》,捷南宫,如拾地芥耳。

所居逼邻尚书某公之宅。尚书有女,已字侯门,尚未遣嫁,而才慧容色,名动一时。玉偶见之于升车时,素面隔碧纱,如烟之笼秋棠也。归而思慕,不能一刻置。

一日,闲步后圃,闻隔墙女子嗽声,急设梯于柳阴中,登而窥之,则尚书宅内之溷轩也。见一女丽甚,识为车中人,方登厕,兰烟出口,臀白如霜。玉目夺神摇,犹恨不能满意。日暮人静,乃暗于花阴密处壁脚下,凿去半砖,使洞彻不碍目。终日觐之,于是女之隐私,无有不为玉所谛见者。积半年,女已出阁。玉无从再窥,颇怅恨。因冥想其私处,有朱色痣一点,为赋《长相思》词以咏之,为一友所见,举而投诸火,正色责之,并诫其勿复举以告人,于德行有大累。玉笑其迂。

后入闱,夜梦一人抉其目,痛甚而寤。恶之,而目痛不止,两瞳如针刺,不能启睫,遂缴白卷而出。归家三日,痛不绝,遂成双瞽。及晓揭,毁词友人已魁列矣。

兰岩曰:一言规谏,遂获高魁;一意淫恶,便成双瞽。慎之戒之!

福霁堂曰:始而私之于己,既而暴之于人,致幽闺贞体,不啻裸游于五都之市,诚所谓玩人丧德者矣。夫瞽于目者,必先瞽于心也;高其名者,必先高其品也。名教中自有乐地,一失足即蹈苦海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杨慎远窜夷貊,犹传《杂事秘辛》,宜其终身不齿,才人其鉴之哉!

蔡生,江左名士也。公车入都,馆满洲某氏家。其家主人,物故已久,惟主母孀居,抚一子一女。仆婢十数人,一老仆已历三世矣。诚恇忠靖,主母待之甚厚。仆亦素重蔡名,深喜幼主得师,敬礼不替。

会主母将嫁女,乏妆奁之资,畿内有田数顷,使仆征其租。

以岁歉,去月余,仅获八十金以归。计之不敷用,仍付之曰:“谚云‘饭到口,钱到手’。零星费去,至时愈不足用。汝姑收贮,待取足总缴可也。”仆诺而退,自念:身常出外,妻子顽钝不解事,倘此银有失,大事去矣。”及携入馆中,以情告蔡,乞代为存贮。时左右无人,蔡即纳于箱中而锁之,曰:“汝第去办正事,寄此无妨也。”仆谢而去。

又半月,征得馀金,复命。主母索前项,仆曰:“在蔡先生处。”即往取之,蔡不承曰:“汝那得有银寄我处?”仆曰:“先生无戏言,可即见付。”蔡怒曰:“何物老奴,敢来诬我?我为汝家教子弟,岂为汝家作看财奴耶?不速退,当惹老拳矣!”仆大惊,争辩不已。蔡声色俱厉,即刻欲解馆。主母闻之,立门外,扬声慰蔡曰:“先生勿气,吾当为先生责此叛奴。”蔡始不信,主母呼仆入,痛责之曰:“先生读书人,且南方名士,希图我家数十两银耶?此必汝将去自救燃眉,卒乃诬罔好人。吾母子孤儿寡妇,出门跬步不能行,所赖者汝一人耳。今有若此,尚何望乎?”言讫,掩面而泣。仆无以自明,但自批其颊以自骂。是夜遂缢死。

次年,蔡入闾,精神恍惚。下帷秉烛,亲笔备录其事于纸,自述昧心蔑理,罪不可逭,解带自缢于黄茆白苇中,比人知觉,体已冰矣。尤可怪者,面壁端坐,带纆去喉寸余,不解何由致死。其自供之辞,众争录之。仁和叶省三先生,亦录得一纸,每出以示人,以为文人无行者戒。

兰岩曰:予尝见世之所谓名士矣,曳长裾,舞大袖,以为名士风流;吟诗论文,弈棋饮酒,以为名士博雅。而究其中,则绝少躬行,核其实,则每多不肖。而第观其肤末者,未尝不群然信之曰:此名士也,焉有为此者乎?惟其名士也,而能为此耳。

亦为其称名士也 ,而后知人之深信不疑 ,而敢为此耳。

某科乡试 ,一生构文至半夜 ,瞥见一人披帐而入 ,古衣古冠 ,面目甚怪 ,生口噤不能言。其人伸一掌 ,向生曰 :“我司文之神也。汝祖宗有阴德 ,今科当领荐。可书一字于吾掌 ,为异日填榜之验。”生大喜 ,即濡墨大书一“魁”字 ,其人遂灭 ,而字故在卷上 ,墨渍数重 ,因被贴出。

恩茂先言 :一士子临场祈梦于泡子河畔吕公祠 ,梦见一人 ,如画家所绘寿星状 ,头粘白纸条 ,自内而出。觉而异之 ,即入棘 ,以犯例被贴。或解之曰 :“盖头场贴出也。”一笑。

闲斋曰 :棘闱之地 ,国家设以取士者也。墮行丧德之徒 ,冥报昭然 ,毫厘不爽如是。何关节怀挟者 ,犹取于光天化日中 ,行险以徼幸哉 ?

兰岩曰 :秀才入闱 ,一存得失之心 ,则方寸中 ,顷刻百端丛生。而鬼神遂得乘其隙而侮弄之 ,因而摈斥之。是二子者知非妄想心炽 ,精神恍惚 ,而结成一幻境哉 ?

回煞五则

人死有回煞之说 ,都下尤信之 ,有举族出避者 ,虽贵家巨族 ,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 ,谓之躲殃。至期 ,例扫除亡人所居之室 ,炕上地下 ,遍筛布芦灰。凡有铜钱 ,悉以白纸封之。恐鬼畏之也 ,更于炕头设矮几 ,几上陈火酒一杯 ,煮鸡子数枚 ,燃灯一盏 ,反扃其户。次日 ,鸣铁器开门 ,验灰土有鸡距、虎爪、马蹄、蛇足等迹 ,种种不一。大抵亡人所属何相 ,即现何迹 ,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轻 ,谓锁罪轻而绳罪重也。草木鸡犬 ,往往有

遭之而枯槁者。习俗移人,贤者不免,所谓相率成风,牢不可破者也。第其理未可尽诬,或者死者有知,归省所恋欤?

予友德书绅,不幸短命。方其弱冠时,季弟歿,出殓之夕,德不信。一更后,潜至窗下窥之。室中一灯荧荧,毫无所见,因笑流俗之妄,才思却回,忽见小旋风起灯下,有墨物如鱼网罩几上,灯焰绿如萤火,光敛如线,倏暗,德伏窗外,如醉又如梦,不能动履。但觉灯明,则神思如寤,灯暗,则毛发尽张。俄而,墨物不见,灯骤明,德气始舒畅。闻耳畔有声甚杂,盖家人寻觅至此,呼叫之也,德面色如土,数日失神。每向予述之,为不妄也。

兰岩曰:神气为鬼所夺,所以不寿耳。

同学锡谷斋,尝言其一亲戚家有塾师新死。际回煞之夜,主人矫俗弊,无所陈设。次日黎明,谷斋以事过之。主人未起,暂就书房中坐候之。馆童入取茶,谷斋独坐炕头吸烟,忽见一黑物,如乱发一团,去地尺余,旋转不已,渐近衣袂。执袂审视,不辨是何物。初大如升,渐如碗如杯,滚入炕洞中。一半在外,犹转不已,久之始没。窃异之。馆童取茶至,问之,结舌不能对,愈境疑惑。及主人出,复质之。初亦茫然,既乃大悟曰:得毋回煞之说,未可尽诬乎?因告以塾师之事,共相叹惋,疑团始释。既而,谷斋笑曰:幸我月令尚好,不然,其不得殃也几希矣!”

兰岩曰:鬼者阴之灵,至虚且幻,兹何具有形象耶?又不解其入炕洞何为?

城北徐公家,一老姬死。际回煞,徐二子皆少年好事,相约往觐。初无怪异,将去之,灯忽骤暗,隐隐见一物,如象鼻,就器吸酒,啜啜有声。欻然坠地上,化为大猫,而人面,白如

粉绕地旋转,若有所觅。二子惊悸,发狂震骇。家人诘得其故,交责不已。

次日,启户视之,鸡子酒浆,空无所有。灰上人迹,两两相并,仅如二三岁小儿。东壁书十一字,非篆非草,淡墨色,人不能识,向午忽自灭,洵为鬼笔。徐二子相继病死。

兰岩曰:鬼能饮食,大为奇怪。想人踪两两,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。相继病死,其理可悟。

延安折天桂为广文时,佣一老姬,服役炊爨。其子黄椿,年二十余,为郡驿卒。某年冬,从榆镇差官马进,驰羽书入都。道经某堡,大雨雪,堡固荒僻,无客舍,投宿民家,其家辟正室以居之,马以为敬己,深德之。与黄夜饭讫,同炕而寝。

二更后,黄忽惊惶,闻屋后声甚异,心殊怛怖,连呼“马老爷”不应。急起,敲火烛之,则马方袒跣向隅,蹲踞地上,耸肩用刀,若有所捺。黄惊询何为,马但摇首,不暇应答。黄大疑,急前审谛之,见壁角有物,形如蝟,被捺,唧唧作声,渐捺渐缩。不禁大骇,欲前助力,物忽化为浓烟,滚滚四散,成数十团。或钻入壁隙,或飞上棚顶,须臾而尽。

黄扶马坐息炕头,问:“所捉何物?”马哆口瞠目,犹有余恐。良久稍定,始述曰:“吾方起溲,瞥见一婆婆老姬,徘徊炕下,两眼有光如萤,颇能自照,心知为鬼。以杖击之,仆地化为一蝟,走向屋角。故就而捺之,诚不识为何怪也。”黄闻之,粟生于肌,发竖于顶,不敢复语。亟呼主人诘之,支离不以实告。马伪怒,欲鸣于官,主人惧,因言其故。盖其祖母新死,是夜正回煞之候也。叩其体貌,正符所见。马为之叹惋,遂不复少留,束装秣马,冒雪宵征。

兰岩曰:倏而姬,倏而蝟,倏而烟,煞大作怪。

秦人谓大为老,有张老嘴者,又号老胆,以口大胆大而得名也。其子妇死,值回煞,张出差在外,未之知也。是夜适归,叩门久无应者。怒发,排闥而入,重门亦如之。至厅前,亦阒无一人,惟西厢灯火耿耿。阴念此屋从无人居,那得有灯光?试觑之,倏见一妇人,长仅尺余,直扑窗隙,仓卒惊动数步。妇人甫出窗,旋化黑烟一团,随风而散。张知为鬼物,不复踪迹,亟叩宅门。家人闻之,大扰,良久始辨其音响,开门纳而告之故。张乃叹惋。盖子妇病笃,不便终于正寝,移之西厢,逾夕而歿。张所见,妇之鬼也,是夜适值出殃云。张竟无恙。

兰岩曰:张其阳旺耶!不然,何竟无恙?

夜星子二则

京师某官家,其祖留一妾,年九十余,甚老耄,居后房,上下呼为老姨。日坐炕头,不言不笑,不能动履,形似饥鹰,而健饭无疾病。尝畜一猫,与相守不离,寝食共之。

宦一幼子,尚在襁褓,夜夜啼号,至晓方辍。匝月不愈,患之。俗传小儿夜啼,谓之夜星子,即有能捉之者。于是延促者至家,礼待甚厚。捉者一半老妇人耳。

是夕,就小儿旁设桑弧桃矢,长大不过五寸,矢上系素丝数丈,理其端于无名之指而拈之。

至夜半,月色上窗,儿啼暂作。顷之,隐隐见窗纸有影,倏进倏却,仿佛一妇人,长六七寸,操戈骑马而行。捉者摆手低语曰:“夜星子来矣,来矣。”亟弯弓射之,中肩,唧唧有声,弃戈返骑。捉者直窗引线,率众逐之。拾其戈观之,一搓线小竹签

也。迹至后房,其丝竟入门隙。群呼“老姨”,不应。因排其闼,燃烛入室,遍觅无所见。搜索久之,忽一小婢惊指曰:“老姨中箭矣!”众视之,果见小矢钉老姨肩上,呻吟不已,而所蓄猫犹在跨下也。咸大错愕,亟为拔矢,血流不止。捉者命扑杀其猫,小儿因不复夜啼,老姨亦由此得病,数日亦死。

兰岩曰:怪出于老姨,诚不知其何为?想系猫之所为,老妇龙钟,为其所使耳。卒乃中箭而亡,不亦冤乎!

予在咸安寓时,闻同学隆君兴言:其一亲戚家,有小儿夜啼,越两月不愈。有老妪识为夜星子,自云能捉之。问所需,无难办者,惟用木作方笼,四面糊白纸,置灶上。灶窟内设油灯一盏,燃之,光射纸上。俟小儿啼作,即灶前覆一粗磁碗,碗上横置一菜刀。踞小凳,面灶门而坐。家人悉令回避,童男稚女则弗禁。

时隆君年甫十二三,立妪身后观焉。妪一手叩刀,啾啾不解作何语。食顷,灯骤暗,纸上隐隐见黑影,往来闪烁不定。或人,或马,或猫犬,悉仿佛其形。妪诅咒愈急,灯愈暗,黑影往来愈夥。最后一影,色黯黝,映纸独真,止而不动,形颇似樁。妪急举刀背,力碎覆碗。轰然一声,灶中灯忽大明,黑影印纸上不灭,如淡墨所染。妪举灶以火焚之,儿啼顿止。

兰岩曰:如此怪异,非老妪不能降,亦非老妪不能解。

尸变二则

陕西某村胡氏女,嫁为李家妇。一朝反目,女负气出门,不知所之。李以为归其母家,往探之,未尝归也。遍叩亲故,

皆无有，遂成讼。有司严刑拷掠，不能成狱。缘继图圖者岁余。

村后固接乱山，人踪罕到，惟乌菟雉免者间一过焉。一樵入林伐木，于万树中，见一人悬柏树上。目大如盏，举两手作扑人状，声吱吱若鸣蝙蝠，身摇摇如戏秋千。樵惊骇欲死，狂奔下山，述于村人。村人聚众制梃，鼓勇而往，四面击之，良久不动。

李之邻里咸在，其服色虽旧犹辨为胡氏女。白其父母，令观之，真实不虚，抚尸大恸。官验而焚之，臭达数里，吽吽作声。疑案始结。

兰岩曰：匹夫匹妇，自经于沟渎，而莫之知也，固属常事。独不解年余悬万山中，尸僵而能鸣，索且不朽，是为不可信而可怪耳！

先达某公，未第时，公车入都。因避嚣，停装于广渠门外一古寺中。僧舍虽多，大率湫隘，不堪肄业。惟小阁两楹，殊精洁高敞，因税居焉。僧嘱曰：“居此亦不妨，第须防暴客，后窗可不必开也。”公诺之。

居无何，甚苦炎热，自思：“夏目栖居，古人所忌，非北风不能清暑。纵有暴客，亦不足为寒士忧。”遂拔扃启窗。见绿野青畴，一望无际。楼下临丛葬处，古冢累累，不止什佰。更有未葬而髑髅于茂草间者，凡十余柩。公笑曰：“对此正不敢不乐。”夜月上，清风送凉，乃命酒独酌，凭窗远瞩。醉后洒酒奠楼下曰：“长眠人苟有荷锺者，见此杯中物，当来歆也。”

约二更余，闻一厝柩边窸窣有声，公疑为草木之兵，俄而声渐厉，柩盖蓦然落地，一尸匍匐而出。遍身雪白，两眼绿色，映月如荧光。公大骇，然素有气敢任，且念：“彼虽鬼物，而楼

高数寻,亦不足畏。第观其出欲何为?”亟灭烛以覘之。尸既出,向其柩拜之,秣复合。僵立瞠目,欻然西去,迅疾如风。公错愕不已,料其必反,乃闭半窗,屏息以待。

三更向近,月色西沈,尸果还。瞬息至柩前,方下拜,公适喉痒,不禁大嗽,尸怅然起,直视楼窗。公急闭窗,用力猛,窗脱筍,顿然落楼下,尸即奔至,向窗一踊,不及者咫尺。公大窘,提烛檠击之,颠而复踊。公仓皇间,于手边得书一帙,极力扑之,中其脑,倨然仆地,遂不复动。公始下楼,挝僧房门以告。僧大惊曰:“戒公者,诚非无为,奈何弗听,致此恐怖?请暂同老僧榻,明日当为计也。”公就枕,夜梦数惊。

翌日,僧纠合长工十余人,执兵而往。见尸,无敢向前,久之始集。以物柩发之,举体白长,长寸许,巨口过腮,十指望出如鹰爪。僧曰:“怪底一夏无雨,此魃为虐也。”报官验讫,聚薪焚之,唧唧之声不绝,臭不可近。视所击书,则《周易》下卷也。僧笑曰:“措大兵器,亦大异人。”公旋移居入城,逢人辄述之。后及第,官少宰。

兰岩曰:荒效断垅,赍恨终天,蔓草寒烟,含悲长卧。怅孤魂于万里,无日还家;叹骨朽于百年,谁人布奠?致成旱魃为虐,戾气成妖。鬼也而不安于穴,聚薪而焚之,良可慨也!

猫怪三则

某公子为笔帖式,家颇饶裕,父母俱存,兄弟无故,得人生之一乐焉。上下食指甚繁,而尤喜畜猫,白老乌员,何止十数。每食则群集案前,嗷嗷聒耳。饭鲜眠毯,习以为恒。适饭后闲